

幸福的礦工們

艾 蕪 著

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幸 福 的 礦 工 們

I 艾 燕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瀋陽

目 錄

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礦工家裏.....	1
匈牙利的礦工城市科姆洛.....	11

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礦工家裏

慶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國慶十周年

奧斯特拉瓦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煤都，同時也是一個煙囪林立的重工業城市。有人說，假如把這個區域落下的煤煙灰屑收集起來，每天可得半噸。這也許說得過分一點，但這個城市的房屋建築，給人的印象，的確是沒有別的城市那麼富有色彩；灰暗的景色，是較為多些。可是聞名全捷克斯洛伐克的勞動英雄在這裏却出得不少，常常引起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無限的景仰和愛慕，同時也使從別國到來的人民一定要去觀摩、去學習。奧斯特拉瓦正是一個生氣蓬勃、推動捷克斯洛伐克迅速走上社會主義的城市。我在這個城市裏會見過礦工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，這是最不能忘記的事情，在他那裏我看見了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智慧和勇敢，苦難和光榮。

會見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的前一天，我在人民軍煤礦參觀，晚間宿在青年礦工宿舍，就聽見他的名字。第二天，早上八點鐘，約坐一點多鐘的汽車，便到城區他的家

裏——一座當街的樓房。陪我一道去的，有奧斯特拉瓦州的工會負責同志布朗·米來爾。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沒有在家，由他的夫人接待。首先使我注意到的，是他那精緻的客廳裏，竟有那麼多的書，各種顏色的精裝本放在玻璃書櫥內，顯得鮮明耀眼。畫着一片淡黃色草葉的壁上，掛着幾幅美麗的水彩畫，襯托出文化生活發達的氛圍。他的夫人拿出酒來，同我們一道乾杯，表示對於中國客人的歡迎，還把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得的各種勳章拿給我看，接着又喜悅地邀請我參觀她的家庭。兩間大的寢室，陳設和大旅館房間差不多，另外還有飯廳、廚房、衛生間以及一進門的掛衣帽的屋子，都使人感到潔淨、美好，覺得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生活水平，是大大提高了。這時候，窗外飄着雪花，近處的一片建築物，和稍遠處的許多煙囪，都在雪花影裏，變成模糊的景色。同時也越發顯出安有暖氣的這個工人之家，格外的溫暖舒適。

不久，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回來了，還帶來兩個客人。他不讓大家在客廳裏談話，却請到飯廳裏吃飯，由他的夫人擺出火腿、麪包、煎蛋、奶油、魚子醬以及罐頭魚蝦，又拿出兩三種酒來。這簡直不是我去訪問，而是變成他在舉行宴會了。雅若斯拉夫身體強壯，頸項粗大，下巴有點突出，不講話的時候嘴有力地閉着，眼睛藍色微黃。

閃着安靜的光輝，使人感到他誠實堅強。他有不怕艱難的性格。他是礦工的兒子，五歲時父親去世，他很小就開始下到煤礦工作。德國法西斯匪徒佔領捷克斯洛伐克期間，他把裝煤車子誤落在礦井裏，即被德寇逮捕，押到德國去做苦工。隨後又押到挪威、瑞典等國挖煤。整天過着像犯人一樣的生活，肚皮沒有飽過。這批押去做工的人很多，單是從奧斯特拉瓦州押去的捷克工人就有二千二百名。工人中有人在地上拾到一節香煙來吸，或是餓得厲害的時候，偷一片麪包來吃，就要抓來槍斃。每禮拜平均總有兩天要聽見槍斃工人的槍聲。許多工人關在一道工作，如有人犯規，法西斯匪徒查不出人，就強迫大家脫光衣服，趕下冰冷的河水中去挨凍，或者押在露天的院落裏過夜。好多身體差的，都凍死了。蘇聯紅軍打敗德國法西斯，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，奧斯特拉瓦州二千二百名捷克工人幸得生還的，只有二十四名，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便是其中的一個。

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講到他被押做苦工的經過時，他的夫人也插進來談話。她不像米士卡講的那樣平靜，而是帶着非常痛恨的神情。她告訴我說：

“米士卡才回國的時候，哪裏像個人！體重才四十二公斤，叫人看着，真難受極了。那些該死的德國法西斯！”

她沒有同我們坐在一道吃飯，而是常常走到廚房裏去，或是站在旁邊聽一會談話，插一兩句，有時又跑到我的身邊來，用手觸一觸我的肩膀，然後指一指酒杯，一面搖頭，表示她對於我不肯喝酒不大滿意。

雅若斯拉夫酒量很好，他的夫人給他斟上，他總能一飲而盡，一面平靜地繼續講着他的經歷。

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回到原來的德若移澤煤礦工作，起初還是做一個臨時工人，因為當時煤礦遭過破壞，正在慢慢恢復。到了一九四八年，響應政府的號召，大量生產，雅若斯拉夫便組織十六個青年礦工，成立突擊隊，改善工作方法，二十四小時的工作，八小時就可以做完。這就是一班人能做完三班人的工作。因為先前分工工作，缺少聯系，往往運煤的一班人，不能把煤及時運走，上煤的一班人就不能繼續把煤裝上車子，而挖煤的一班人更因掌子裏堆積着煤塊無法進行開採，只好坐着休息。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便把運煤、上煤、挖煤三種工作，統由突擊隊員來做，使每人都有適當的工作，不至停息下去，同時又互相督促，彼此競賽，因而有了驚人的成績。一九五〇年在布拉格開礦工代表會議，大家討論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的工作方法，認為正確，便提交政府公佈推廣實行。一九五一年他得到共和國勳章並又得到國家獎金。

他的夫人連忙向我提醒說：

“就是我剛才給你看到的那個勳章，這是最不容易得到的。”

雅若斯拉夫謙虛地說：“這不是我一個人能夠做到的，全靠隊員大家的努力。”接着又向我鄭重地介紹在座的兩位客人，“他們兩位就是我隊裏最積極的分子。”一面指着一個臉子瘦削的客人說：“洪惹克他就比我能幹，他現在做突擊隊的隊長，每月能夠超額生產八百噸煤，去年前年都得到燃料工業部評定的優秀工作者稱號。”

奧斯特拉瓦州工會的負責同志布朗·米來爾放下杯子，趕緊說道：“洪惹克今年已由公司評為勞動勳章獲得者的候選人。”

登時大家舉杯祝賀洪惹克，預祝他的成功。他前額的髮略微有點禿去，靜靜的不大講話，穿着整潔的西裝，極像一個知識分子。雅若斯拉夫的夫人又向我補充說：“洪惹克工資很多，每月可得六千克朗（註）。先前米士卡做隊長的時候，也得到過六千。現在做脫產幹部，就只得三千了。”

雅若斯拉夫笑着解釋說：

註：捷克斯洛伐克幣名。

“這是我們國家的制度，實際生產的幹部，總比脫產幹部得的多。”

“把你調開生產崗位，你覺得怎樣？”

聽見我這樣問他，他毫不遲疑地回答：

“我服從上級的分配，哪裏需要我，我就到哪裏去。上級還要我到民主德國、波蘭、匈牙利去推廣工作方法，我也去哩。”

布朗·米來爾立刻很高興地向我談起了這件事情。

“他用他的新方法，同匈牙利礦工、德國礦工、波蘭礦工比賽，總是賽一回勝一回。”

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仍然平靜地繼續說下去：“還有一點，我也很放心，我離開突擊隊，隊員也能把工作做得很好，而且超過了我。”

布朗·米來爾立刻熱烈地向我說：

“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就是會培養人，他能把方法全部交出，這真是非常非常的好。”

“還有，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，他打先鋒，替我們開闢了道路。”洪惹克終於說話了，“先前才成立突擊隊的時候，好多落後的工人，揚着拳頭指着他的鼻子罵：你幹的好事，你要使我們失業呀！現在都明白了，不但沒有失業，學他的方法，還可以多得工資。”他好像不習慣說話一

樣，說時總有點臉紅。

雅若斯拉夫拿手拭一下他的臉，略帶苦笑的神情，低聲地說：

“那的確難呵，幸虧有黨和上級領導支持我。”

我問明白他現在的新工作，是研究如何在各個礦區推行新的設備和新的技術，便問他：

“你滿意現在的新工作嗎？”

“很滿意！”他回答我之後，立即又着重地說：“現在推行新設備新技術，實在太重要了。我們突擊隊那個工作方法，已經落後了一步，它只適合使用風鑽的時代，康拜因一來，可不行了。我們現在正推行康拜因，你不是昨天在人民軍煤礦看見了嗎？”隨即向我介紹另一位客人，讚美地說：“果拉時同志，他就是在任何崗位上，都能把工作做得挺好。他在我們突擊隊上是個了不起的能手，後來因工負傷，不能再做礦工，就轉業去做汽車司機，這下又成為能手。成立朝鮮中立國監察委員會的時候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去朝鮮，便選他去做司機，這真是太光榮了。”

果拉時一直愉快地微笑着，很有興趣地聽着大家講話，聽到在講他，他就笑着接嘴說：

“可是糟糕得很，我在朝鮮病了一場。”隨後又向我

說：“我很高興，在你們北京養了三個月的病，還到過哈爾濱、長春、瀋陽、安東，我真喜歡你們的國家。”

布朗·米來爾馬上搶着說：“他回來就作過二百次關於中國的報告。”

雅若斯拉夫夫人也向我說道：“我喜歡你們中國，就是從他那裏聽來的哪。”

果拉時不管他們說什麼，却向我說：

“最近出版捷克文‘毛澤東選集’第二卷，我都讀了。我沒有受過好多教育，但毛澤東同志說的話，又明白，又精鍊；句子短，一看就懂。”接着又向在座的人說：“我們捷克工人都應該讀‘毛澤東選集’。我讀了，我覺得毛澤東同志說的話，恰恰說出我心裏的話。我認為毛澤東同志是一個偉大的人。”

果拉時是矮個子人，有着誠實和藹的面容，講話慢慢的，但却誠懇動人。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很注意地聽果拉時講話，最後還點一點頭。雅若斯拉夫的夫人笑着對我說：

“他一講到你們中國，總是稱讚的不得了。”

果拉時喝着酒說：

“你要去中國看看，你就曉得了。”

雅若斯拉夫夫人笑着指她的丈夫說：

“他將來倒有去的機會，我可不成呵。”

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立即向我說道：

“是的，我倒很想看看你們中國的煤礦。”

我向他們告辭出來的時候，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却拉着我說：

“請你去看看我原先的家吧，你高興嗎？”

“很高興。”我愉快地回答。

約莫走了幾條街，便有一所老舊的樓房，立在我們面前。相當樓下四分之一的一間屋子，便是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原先的家。現在空在那裏，沒有人住。天花板很低，伸手即可摸着，要是高個子人，還可能碰着頭。兩個小窗子，洞也似的，屋裏很暗，白天寫字必須點燈。一些破舊的傢具還存放在屋裏。一架木做的手搖燙衣機，安在正中。米士卡·雅若斯拉夫指着對我說：

“這是我母親工作用的，她生前，一直給人家洗衣裳。你瞧瞧，這樣一間小屋子，又是工作室，又是寢室，又是廚房，多麼的貧窮呵，我們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前的礦工！”走出屋外的時候，還感慨地說：“現在送人住，都沒有人要。可是我的父親、母親却在這裏住了一輩子。我領我八歲的孩子來看，他無論如何也不相信，他的爸爸會在這裏住過。今天的孩子，真比我們前代人幸福。”

今天整個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，都在過着幸福的生活。

雪花仍在大片大片地飛着，城市的街道房屋都白了。當天下午，我去到離奧斯特拉瓦城七十公里的礦工休養所，寫日記的時候，首先寫了這麼一句：

“雪花在幸福的國度裏飄着。”

匈牙利的礦工城市科姆洛

匈牙利印象記

汽車馳入一條新修的馬路，前面還有好多修路的工人正在工作，兩邊都是四層樓的建築，顯得很新，鏤花的白網扣窗簾和紅花綠葉的盆栽植物，美麗的顯現在明亮的玻璃窗內。我們知道，業已到達匈牙利南部的礦工城市科姆洛了。這條新修的街道，給我最深的印象，還不是新修的漂亮房屋，而是房屋牆壁上寫的路名：摩列慈·西格蒙達路。摩列慈·西格蒙達（一八七九——一九四三年）是匈牙利最爲羣衆喜愛的作家，他的名字在礦工的城市顯耀出來，在我看來，覺得很是新鮮。

科姆洛出產豐富的煤，八百年前就已進行開採了。當時還只是荒山，沒有人家，後來礦工聚集多了，才慢慢變爲一個城市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，每天可產煤六十車皮到七十車皮。大戰期間，法西斯匪徒看到快要失敗，便將礦山大肆破壞，戰後居民只剩下四千五百人。匈牙利成立人民共和國，要大量發展重工業，便將煤礦恢復起

來，且加以大量發展，現在每天能開採四百車皮，產量將近達到戰前六倍，因而人口增加到二萬六千人。引導我們參觀整個城市的市長希梅克·阿爾巴德指點着新修的建築物，愉快地笑着說：

“煤的開採發展的太快，工人住宅趕不上工人的需要，現在一萬二千個礦工，只有八千人住在市內，還有四千人是住在鄉下，上下工都很不方便。我們還得加把勁修房子。”

市長希梅克·阿爾巴德原先是個鐵工，解放後才開始做領導工作，到現在已有九個年頭，身體矮胖結實，臉黑而紅，鬍子剃過，但兩邊臉頰和雙層下巴，都露出一層青色的痕跡，樣子顯得極有精神，使人覺得彷彿他是從來不會疲倦似的。他穿着黑白兩種綫織成的西裝，打着紅領帶，左邊胸前戴着金色的有着毛主席像的紀念章。他親自帶我們參觀市內的各種設備，還一道訪問礦工的家庭。走到新修的四層樓前，不立即進去，指着建築物後邊空地上一一些新搭的木棚子，他帶着嘲弄的神情，笑着對我們說：

“你們瞧，那多麼難看。”

我們也有點詫異，那些木棚子全用舊木板搭的，而且參差不整齊，立在漂亮的大建築後面實在太不相稱，就問

那作什麼用。市長希梅克·阿爾巴德笑着搖下頭說：

“現在新添的礦工，來自鄉下，還帶着農民的習慣，住家就要養豬。你不讓他養，他就要回到鄉下去依舊種他的地。現在農民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，生活很好，他們對城市生活並不怎麼羨慕，只好將就他們。這得慢慢進行教育。”他望着遠處說：“我們不僅要把房屋建築得漂亮，還要使整個市區建設得美麗。全市計劃面積一萬五千霍爾特，就要用五千平方公尺來種花草樹木，還要在大廣場附近設露天游泳池，讓我們匈牙利的礦工生活得舒服幸福。來年今天，你們瞧瞧，一定兩樣。那時城市人口還要大大增加，現在就有一千八百個新結婚的女人盼望孩子。”

不遠處，有滿載煤塊的鐵箱，在電綫上自動行走，把煤送上坡去，交給火車運走。在另外一根電綫上，空着的鐵箱子，自動下坡再去裝運煤塊。鐵箱在電綫上來回走動，不斷地在空中發出輕微的聲響，使人感到礦工城市的繁榮，到處瀰漫着蓬蓬勃勃的生氣。

“很美麗，”市長希梅克·阿爾巴德露着歡悅的神情，環視一下城市，接着又嚴肅地說，“建設一個礦工的城市不容易。可是我也感到驕傲。我們能把最好的煤，供應全國的工廠。等會兒你們下煤坑去看看，就會曉得煤藏

真是豐富。每天採七百車皮，估計可以採一百年。現在挖深有七百公尺，將來還可到一千二百公尺。我們不僅在底下挖煤，還得把挖空的地填滿泥土；不然的話，我們現在站的地方和這些房子，就會塌陷下去。”

上午的陽光，從雲裏射了下來，遠處蒼黑的山林，都分明地現出，彷彿近了些一樣。近處的林子，則現出青綠的顏色，和棕黃的樹身。下邊一片低窪地方的街市建築，鮮明地露出紅色的屋頂和一些發亮的玻璃窗。發電廠高聳的木塔，冒出白色的水蒸汽。

“來，我們看看礦工的家吧。”

市長希梅克·阿爾巴德當先走上樓去，一面說一面向我們招手，我們跟着走了上去。敲第一家的門，沒有敲開。市長希梅克·阿爾巴德就說，這一定夫婦倆都上班去了，沒有回來。接着，又敲第二家，一個年輕的姑娘，穿着薄薄的綠綢衣，圍着小小的白圍裙，開開了門，露出驚訝的臉色，一聽見市長希梅克·阿爾巴德的解釋，立即笑了，歡迎我們進去參觀。一進門的過道上，掛着幾件呢大衣，有着或紅或綠的顏色。兩間寢室裏都鋪有紅綠色花的地氈，巨大的玻璃窗子，掛着潔白的窗簾，屋角桌上放着幾盆綠色的花草。四壁畫着淺綠色花葉的圖案畫。兩張漆得發亮的黃色立櫃靠壁站着，還有綠色的沙發配在